

重阳纪事

■张 明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父亲已年近古稀。陪父亲过重阳,总想起父亲年轻的时候,总想聊聊那些依恋的岁月。

小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逢年过节只能靠张罗些东西换些钱花,但只要看到父亲的微笑和眼神,就觉得什么都不用怕。记得有一年年前一个清晨,天寒地冻,窗棂外漆黑一片,隐隐约约传来鸡打鸣的声音。睡意朦胧中我似乎听到窸窸窣窣和说话的声音,父亲已经起床了。我好奇地询问,父亲终于隐瞒不住去城里卖胡萝卜的事情,我便嚷着要去,父亲心疼地劝阻:你不知道天有多冷,光是穿衣服时,就把你冻坏。我便躺在床上不动了,一会儿,便从被窝里跳到地上,衣帽整齐,原来,我已偷偷在被窝里穿好。父亲无奈,只好心疼地让我同去。

开始坐在架子车高高的毡子里,父亲不时回头望一眼,看是否滚下来。过了一段路,父亲只好忍痛让我跟在车后,因为车上实在太冷。

顺着贾鲁河岸往县城方向走。空旷的田野漆黑一片,枯草上浮了一层薄薄的霜碴儿。路面又干又硬,四周静寂,只听见我与父亲的脚步声和负载重物的车轮声。我嘴里嘘着白气,鼻子冻得发酸,幸福地跑在车后。

堤岸的那边有一条长长的街市,闪着灯火,高高低低错落着很多建筑,影影绰绰似有人影走动。

我一路瞅着,很是兴奋,那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那么多官殿,那么美,以至于要将自己忘却了。直到现在,脑海里还那么真切,每用

倒影去解释,总觉得苍白无力。

到县城,天还未亮,父亲把他的棉袄给我披上,由于太大,衣角竟垂到脚面。我站在冷风里牙齿打颤,但捧着热热的油条,心里幸福极了。

聊到这儿,父亲说:你拿着油果子,没有立即吃,仰脸问“大,你咋不吃”。——父亲的话里有些激动。

小学一年级时,父亲带我去他教书的学校——周楼联中。真是个大学校,比我们姚庄小学大多了。校园里有那么高的树,一排排的房子有那么长,学校里怎么会有像大人一样的学生,学校里竟然还有工厂。没待多久,校长家的小狗“黑油”就和我成了好朋友,听懂我说的话了。

傍晚,夕阳洒下余晖,是最盼望父亲的时候,因为父亲该从学校回家了。自行车后架上会耷拉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从学校工厂分得的油渣——猪肉炼油后剩下的东西。在好面馍难得吃上的年代,油渣可是最上等、最奢侈的美味!父亲笑着说:“那时候,你们姊妹都还小,只要听见车子响,都一哄而上,乱嚷‘我吃煤渣,我吃煤渣’。”

父亲拉耧种麦,打场晒场,是家里的主劳力。小时候总以为父亲很强壮,其实父亲很瘦弱;小时候总以为父亲很高大,其实父亲个头儿很低,只有一米五七。

父亲退休后学用电脑,问我如何开机,如何发邮件。每每看到父亲发来的文字,我很欢喜,很珍重,又有些心疼,因为每一个字,都是

父亲戴着老花镜,用生疏的手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找出来的。

前段时间,收到父亲一封邮件《梦回》:一朝风摧梦成殇,执鞭廿年土作洋。赏得平生得意处,满园桃李斗芬芳。突如其来的“文革”冲走了父亲的大学梦,但他不忘刻苦读书,将近不惑之年考入周口师专,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又看到《赠姜校长留别》:夕阳露峥嵘,不虚安徽行。人生百年路,难忘同渡情。我明白,父亲难忘安徽任教的那段经历,更难忘与姜校长的深厚情谊。但我的心里又不免有些落寞;父亲老矣。

我的女儿考入大学,开学前收到一封邮件《爷奶寄语》:你要离家求学了,这是第一次离开家,步入外面陌生而又精彩的世界,你离开家后自己人生的开始,从此,在家的时间少了,在外的时间多了。我们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临别赠言,希望你能终生受用。人生不可能没有困难……与人为善就是帮助自己,利益上吃点小亏不算什么。学会与人相处,体谅别人,不能要求别人与我相同。你父亲将代表你所有的亲人去送你,送你走上人生的漫长曲折的光明大道,爷奶老矣,只言片语,以状行色。

读罢,我不觉泪眼模糊。一片舐犊之情,父亲的叮嘱,也是对我的教育啊。想他以孱弱的身躯,壮岁时独立支持,老年时慨当以慷,而我,能有多少呢?

值此重阳,回忆过去,铭记教诲,也许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祝福吧。



诗歌

杀死蚊子(外一首)

■于 扬

或者单杠 走钢丝的摇摆
蚊子一如既往地
静静潜伏 以四两拨千斤
只需等待呼吸的蔓延

黑暗是安放在房子里的吸盘
蚊子成为其中最轻盈的阴谋
犹如攀岩走壁 蚊子的冒险
在竞技场里轻而易举

对付我这样一个庞然之物
蚊子显然充满激情
手舞足蹈 演变而成酒后的醉态
这非常适于暗夜的家伙
寄托于麻木之上

这是狂欢的时刻 坠落的夜晚
我被蚊子折磨得颓败
从此怀疑 人类的盲目如何
不堪轻轻一击

整个夏天 我在谋划
怎么消灭蚊子
肿胀的皮肤 以及奇痒的心思
徘徊于明处和暗处的纠结

除非它喝饱了我尘世的血
它的飞翔和嗡响
会在空气漾动的黏稠之处
划开冲锋的暗语

如果光亮不撒开清澈的大网
你不知道蚊子躲在何处
施展伎俩 学会静如处子的埋伏
选择清晨和黄昏
那是蚊子的两条必由之路
打开半扇窗帘
蚊子朝着纱窗飞去
它喜欢暧昧的光线
被蝇拍追击的那一刻
它死于对明天的倾心

杀死蚊子 用尽我整个夏天
甚至延续更长的季节
直到我挥不动手臂抑或思考
那前赴后继的身姿
追随草木半醒半寐的消亡

剥开的半生

活着的每一天
在话语的墙砖里
是被岁月的泥灰
堆砌的荒谬记忆
剥开的瓜子 或者瓜子
或者杏仁
在清澈的酒液之中
那些往事和往事
都被我轻易地沉溺在
虚构的秋雨里
难以躲闪的凄冷季节
是要以分以秒计算
还是以年以月 算计
揣摩来 揣摩去
再剥开一枚松子
或者瓜子或者杏仁
嘎嘣一声 一分为三
干瘪和饱满
甜蜜和苦涩
只有自己看菜下酒
嚼过来 嚼过去
混合的带仁半生
就这样与醉梦
一同
咽了下去

车过原阳

■路 雨

是一望无际
北中原一样朴实的田野
是遍地金灿灿的稻谷
散发出的成熟的芳香
是疏落散乱的村庄
富裕后崛起的社区楼房
以其特有的魅力
吸引了我的眼球

我真想停下来
细细地端详端详
这个紧依黄河北岸
有着中原鱼米之乡之称的
原阳

我真想停下来
闻闻绵软的风中
夹带的黄土高原的气息
或者伸出手臂
去触摸那金灿灿的稻穗
去触摸北中原的美丽

我真想走下车去
走进那一望无际的稻田
把自己融入进去
变成一株稻子
和它们一起
守望这方迷人的原野
守望这方富庶的湿地
守望成长的快乐
守望成熟的美丽

原阳
我真想停留在这里
永远和你在一起
就像一望无际的稻田里
栽种的稻子
把你深深载进记忆



随笔

老家就是我的圆心

■安西超

我 18 岁当兵到部队,休假探望父母,叫回家探亲,自从我有了自己的小家,以至转业回来在城市安了家,每次回家看望父母,就称作是回老家了。每次回家,或说是回老家,看看一天一天变老的父母,看看始终关爱着我的亲邻,感受一下艰苦却知足快乐的农村生活,每次都有新感受。回一趟老家,犹如补充了一次养分,教我奋发向上,与人为善,激励我更好地工作、生活。

父母的体贴与关心,是激励我不断奋进的动力源泉。父亲是一个老党员,也是一个朴实的农民,母亲没读过一天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生活再苦,他们不向儿子抱怨,从不想着花儿子的一分钱,有的只是无尽的体贴与关心。每次回家,他们都想着为儿子做最喜欢吃的饭菜,没有电饭锅甚至学着用地锅做米饭,为的是让儿子吃一顿在部队才吃得着的米饭。对儿子,他们好像只有付出,除了希望儿子安好,他们无所求。他们没有高调的言辞,从来不会对儿子提过高的要求,每次都只是简单的“好好干”、“争口气”等朴实的话语,也就是在这简单的鼓励中,我不断坚定着努力工作、争口气的决心,坚定着我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信心。

亲邻的关爱,始终温暖着我的心灵。在老家,一个村就是一个大家庭,无论何时回来,都能得到亲切的问候,朴实的话语,家长里短的关心,时刻感受的是爱的怀抱。从少年、青年时的离家出走,到如今已是不惑之年,任何时候回来,在长辈眼里,都还是个孩子,亲切而自然地听着大叔、大娘们叫着自已不太好听的乳名,感到的却是无尽的温暖。这里没有官场上的你争我斗,没有结帮拉伙的互相挤对。朴实的民风,朴实的话语,使我感受着人间的真情。